

序

罗 继 祖

庚午八月，李兴盛同志寄予所撰《黑龙江历代诗词选》及《东北流人史》稿，囑为审定，且请予序《流人史》。披览之余，觉兴盛治学诚懇弗欺，有异于今之所谓学者。其《黑龙江诗词选》非尽出黑省人手，而流人羁宦居多数，以皆咏省中山川风物，或作者一时寄兴遣怀，固无嫌于题此名也。且遴选甚不苟，注释亦准确。至《流人史》则发轫于谢刚丈之《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后改为《清初东北流人考》），仅为单篇论文，兴盛此编则为专著。

忆予六十年代初，应召入京助勘《宋史》，始识刚丈。刚丈故明清史名家，旁涉目录、金石，为人豁达亢爽，披襟见诚。公余过从谈宴，每至日仄。丈蓄明清人笔记甚富，予亦好治杂学，于是相得甚欢。历“文革”、“四人帮”，不相见者数岁。嗣后予两入都，皆得晤丈。一九八一年为最后一次，则丈已瘳疾，步履蹒跚。予归，越年亦病瘳。未几，丈遂归道山矣。瞻念前尘，黯然神伤！

兴盛受知于丈，以东北人治东北史，早有著作问世。东北自西汉始为罪人流放之地，至明清遂为渊藪，其间不乏闻人硕彦，若山阴祁氏、吴兆骞、戴梓、陈梦雷、刘凤诰等人。大抵自清初迄清末，凡文字狱、大参案，人员必有大量流徙。封建社会法治，惟任统治者

之喜怒而上下其手，故罚不当罪，无辜株连者至多。兴盛此编，肇始于八十年代初，为弥谢丈之缺失，不辞南北奔驰。自言凡国内各大图书馆，足迹靡不到，翻拣之书，综括四部，故全书起迄完整，无义不搜，内容翔实赅博，诚为有功史学开拓之作。余喜其勤，兼喜此编成书之不易，故乐为之序。吾国载籍极博，浩瀚如海，兴盛年力富强，倘不懈益勤，则其成就此编何能限之。

庚午八月既望甘孺老人罗继祖序于

大连白云村舍之两启轩

前 言

“筚路褴褛，以启山林。”

——《左传》宣十二年

—

我非常喜欢这两句话，尽管它的产生已有数千年之久，可是它在今天仍然富有生命力。每当我读起它时，眼前会立时浮现出：在荆天棘地，穷山恶水的原始山林中或荒寒原野上，我国先民，乘着简陋的柴车，穿着破旧的衣服，披荆斩棘，战天斗地，去开发山林土地的动人情景。

创业是何等的艰难啊！倘若没有这些先民成年累月、世世代代的惨淡经营，怎么会有我国繁华富庶的今天？于是，作为一名东北史学工作者，我对祖国各地，尤其是开发东北边陲的先民，产生了一种崇敬的心情。

东北开发史是东北土著与客籍居民的共同开发史。无论是土著还是客籍居民，对东北的开发都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在这些先民中，作为客籍居民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北流人，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提起流人，人们往往简单地认为就是因罪而被流放的犯人。其实，这种看法虽然不错，但却是片面的。因为这并不代表问题的全部。笔者认为，对流人应作如下的理解：

首先，作为惩罚对象的流人，在阶级社会中，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产物。在封建流刑确立后，又随着流刑的

确立而盛行起来。

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及剥削阶级的利益，不仅对广大人民施行残酷的阶级专政，而且对内部异己分子与敌对政权的人也进行无情的打击。也就是说，它对一切反抗其统治或触犯其利益的人，都采取形式各异的惩罚手段，进行程度不等的镇压，而流放就是这种专政与镇压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流放，就是把反抗或不利于统治者统治之人，采用强制措施，放逐到边远地区服劳役的一种惩罚手段，即专政手段。流放这种手段，反映在刑法上，却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渐深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产生于封建流刑确立之前，盛行于封建流刑确立之后。

我国的刑法，约始于商、周。当时成文的刑法，分为五刑：墨（额上刺青）、劓（割鼻）、剕（砍脚）、宫（男子割生殖器，女子幽闭）、大辟（斩首）。其中流放的措施，虽然没有反映在法律上，但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在事实上是存在的。据载，早在尧舜之时，就已有被流放之人。传说尧的4个大臣共工、驩兜、三苗与鲧，为非作恶，被称为“四凶”。结果，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①。后代刑法沿革不一，至隋代制定新律《开皇律》，更定五刑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其中流，分为1,000里、1,500里、2,000里三等，从而确立了流徙的法则。后代的刑法，大抵是因袭隋之五刑，虽然也有损益分合，但总的来讲，变化并不大，而且，其中流刑的有关规定，更趋于完备。在这种刑罚之下，越来越多的不利于或反抗封建统治的人，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可见，作为惩罚对象的流人，是历代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的产物，而在封建流刑确立之后，

① 《书·舜典》。

又随之盛行起来。

其次，作为开发边疆需要的流人，又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边政策的产物。

鉴于边疆经济落后，人烟稀少，一些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曾经采取各种策略与措施，企图改变这种状况，而策略与措施之一就是移民实边。移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招徕政策，即给予人民一定的实惠，使之自动地到边地垦荒服役；另一种是采取强制措施，逼迫人民到边地服劳役。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统治者一方面把大批作为阶级专政对象的犯人流放到边地，在惩罚的同时，借以实边。而另一方面，又将战争中的俘虏，强制迁徙。这些战俘，有各种将士、官员，甚至皇帝，但为数更多的则是平民百姓。他们作为统治阶级开发边疆政治需要的牺牲品，而被强制迁徙，与前一项人犯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也可以看成是另一种类型的流人。可见，作为开发边疆需要的流人，又是历代统治者实边政策的产物。

由上可见，流人既包括作为惩罚对象而被统治阶级专政的“罪犯”（其中又分为有刑法为依据及无刑法为依据者两种），还包括战争中的俘虏（敌对政权中被扣留而又没有降敌的使臣，属于此类）。由于他们被强制迁徙至边远地区，就成了该地的一种客籍居民，因此作为群体的流人，也是客籍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的论述与分析，现在可以给流人下一较全面的定义。流人就是反抗封建统治或触犯封建刑律，而被统治者强制迁徙至边远之地以服劳役，借以专政或实边，从而成为该地的一种客籍居民之人。

流人的含义与定义既已清楚，那么，什么是东北流人也就不言而喻。东北流人就是历代流放我国东北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流人。这里的东北，是指历史上曾经隶属于祖国东北政区的土地而

官。基于此，古代的辽西郡，虽曾辖有今河北省少量土地，清代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虽曾沦陷于沙俄，但流放在这些土地上的流人，均可称为东北流人，均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流人，或家破人亡，单车出塞，或背井离乡，全家远戍，带着身体上的鞭痕，心灵上的创伤，万里迢迢地来到这举目无亲、榛莽未辟的荒凉塞外，象任人宰割的牛羊一样，作为奴隶与犯人，被强制地在这白山黑水的大片土地上，胼手胝足，世代辛苦地耕耘着。他们及其子孙，泪洒冰天，血沃荒原，为东北边陲的开发与保卫，民族的团结与融合，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他们的绝大多数，却永戍不返，葬身异域。不仅其事迹，甚至其姓名，也随着斜阳蔓草，荡为冷雾寒烟，而湮没无传。于是，我在崇敬之中，又平添了无限感慨。基于此，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一种事业上的责任感，促使我决心为这些流人，谱写一部史书。这样，撰写《东北流人史》，就成为了我的一项科研主攻任务。

二

我对东北流人感兴趣，始于六十年代。1963年，我读了顾贞观的《弹指词》。当读到作者以词代书，写给远戍宁古塔的著名诗人吴兆骞的两首《金缕曲》词时，对吴兆骞的才华、遭遇及其与顾贞观的深厚友谊，深为感动。此后又读了谢国楨先生有关陈梦雷及孟森先生有关清初丁酉科场案的论述，加深了我对东北流人的印象。但这时只是感兴趣，根本谈不上研究。

1979年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在摘抄《明实录奴儿干都司史料》工作中，对辽东流人数量之多，深感惊异，从而引起了我对东北流人的重视。不久，在阅读了一些有关的资料后，觉得东

北流人是一项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1980年与1981年我带着这个想法，乘外出查阅史料之机，曾经两次赴京向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先生请教。谢老对我的想法，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启迪与支持。从此，我于1982年与1983年，与另一名同志辑录《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钞》一书时，又南北奔走，在北京、南京、苏州、吴江、吴县、上海、长春等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藏书。还重点考察了著名流人吴兆骞的故乡吴江县，及清代东北重要戍所宁古塔（今黑龙江海林县与宁安县）。

迄今为止，我查阅之书，不下千种，在正史、杂史、载记、谱牒、方志、笔记、别集、总集、诗话、词话，甚至书目、丛书中，查阅了许多有关史料。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整理出版了流人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域外集》等著述，另一方面又撰写了《边塞诗人吴兆骞》与《黑龙江历代诗词选》（内多流人诗）等书。这些工作，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今春，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与鼓舞下，又开始了本书之撰写工作。

三

关于东北流人的研究，早在二三十年代，国内外学者已开其端。当时日本学者有高岩曾写有三、四万字的长篇论文《清代满洲流人考》，可称是这方面的第一篇专论。同时，我国孟森、任维焜在其论著中，也有所涉及。四十年代，谢国桢先生对清初这一断代的东北流人作了专题研究，写成6万言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后改名为《清初东北流人考》，收入其《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谢老此书是在烽火漫天的艰苦条件下写成的，条件的限制，搜集资料之不易，可想而知。正是因此，致使此书在史实上存有某些失误及不足。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是研究东北流人的第一部专著。

建国后，在日本史学界，川久保悌郎写有5万余言的《清代满洲的边疆社会》，侧重研究了清代的流刑政策及其与边疆之关系，内中涉及到东北的流刑与流人。杨合义发表有《清代东三省开发的先驱者——流人》，这与有高岩之论文一样，堪称是有关东北流人之专论。此外，在国内，辽宁省社科院张玉兴同志，文史功底甚深，侧重清代流人之研究。吉林省社科院杨旸、梁志忠二位同志，有关这方面论文也较多，杨旸侧重明代，梁志忠侧重清代。总之，学术界对东北流人的研究，多侧重于清代，尤其是清初，多为个别流人的传记之作，又多为论文。至于有关流人史的专著，只有一部谢老所著的清初断代流人史。

以上是有关东北地区流人研究的概况，至于我国其他地区（如西北、西南等）流人的研究，乃至全国流人的综合研究，连东北流人研究的那种程度也未达到。除了有些论文及个别流人传记之类的著述外，作为流人史这样的专著，却从未出现过。上述情况表明，迄今为止，我国（包括东北）还没有出现过贯穿历代的通史性流人史，即以地区性的断代流人史而言，也不过仅有一部。这就是说，至今我国的流人史专著只有一部，即谢老作为地区性的断代流人史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可见我国流人史的研究，仍是很薄弱的。为了撰写我国第一部通史性的流人史，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揣固陋，勉为其难，开始了本书的研究与写作。

四

本书之撰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

首先是文献过于缺乏。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吉林，地处边陲，开发较晚，文化之发达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因此，与中原地区相比，有关的文献资料显得过少，尤其是有关流人的资料更为如此。就以我所搜集到的这些资料而言，也是极为分散（指文献

散居全国各地),记载又多点滴、零碎,很少有较长、较完整的记载。同时,这些史料,有关流人的记载,又只详于其出塞前的事迹,而于其出塞后的行实,不是语焉不详,就是略而不载,并且以略而不载者为多。这是因为,一个人一旦成为流人,也就成为了奴隶或罪囚。对于奴隶与罪囚,一般人谁敢、谁屑于去记载其行事?即使有人打算去记载,也由于许多客观条件所限,无法搜集流人的塞外资料,因而又无从着手。基于此,绝大多数流人的塞外行事,甚至其生命,都湮没在塞外的冰天雪地,荒烟蔓草之间。象吴兆骞、方拱乾这样的流人,只不过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特殊的社交关系,才能得以生还,而且其著述及其塞外行事,才能得以稍稍流传于世。但是,这样的流人,又有几人呢?

基于此,搜访流人之著述与资料,实非易事,往往是从数函线装书中,能查出一、二则有关的零星记载,就已喜出望外了。搜集资料之难,也就决定了研究的难度之大,尤其是写流人的塞外行事,难度更大。这一点,不当其局者,难知其中的甘苦。

其次是流人史的早期史实过少,也给本书之撰写带来了很大困难。东北流人的史实,明与明代以前者过少,而清代者较多,从而使本书出现了前后篇章长短差距过大的现象。这种现象之出现,主要与前面所谈的文献无征有关。一般来讲,越往古代,文献越少,这已是一种规律;此外也与清代流人数量远远多于前代有关。历代东北流人数量之多少,主要取决于下列两个因素:占据中原或统一全国的王朝,其势力是否能直接统治东北,能统治并重视实边则流人多;反之则少或无;割据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否武力强大、多次攻入关内掠夺有战俘。如武力强大,并曾多次攻入关内掠夺有战俘,则流人多,反之则少或无。综观我国古代中央政权,真正能在东北设立郡县制者,只有元、明、清三朝,其他朝代基本是羁縻州制。同时也只有这三个朝代,在法律上明文确

立了向东北遣戍的制度。郡县制的设立，标志着对东北的直接统治；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反映了统治者的重视，这些为流人的增加提供了条件。基于此，东北流人的数量，只有金代有资格与这三代相比。但金代仅仅是统治了北部中国，又没有确立向东北遣戍的制度。因此其基本上全部来自战俘的流人，仍难以同元、明，尤其是清相比。而元、明、清三代，由于明代郡县制仅设于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是羁縻州制)，流人也仅限于辽东，因此流人数量也难以同元、清相比。至于元、清，从统治者重视的程度或统治全国(包括东北)时间之长来看，清代都超过元代。而且，在明清战争中，清军又多次攻入内地，掠夺了为数远比元代为多的一百余万战俘，这样，就造成了清代流人数量远远超越明代及其以前各代的局面。而清代与前代流人数量差距之大，也导致了本书前后篇章长短差距过大的现象，从而为本书的撰写带来了困难。

最后，由于撰写一部贯穿历代的东北流人史，是一项具有拓荒意义的新型工作，不论在内容或体例上，都没有或缺乏前人的成果为借鉴，这也为本书之撰写增加了难度。

五

下面就本书之编写体例，作几点具体的说明。

(一) 本书上限始于有文献可征的西汉时代，下限止于清末。

(二) 具体写法是将整个流人史分成若干时期或阶段，然后在每个时期或阶段中，先阐述历史背景，次论述该期流人史的概况，最后是重要案例与流人。

(三) 本书中的东北流人，特指从关内各地遣戍东北之人而言，至于东北境内诸省之间互相遣戍的流人及东北境内向关内各地遣戍的流人，本书暂不涉及。

(四) 东北流人之探视者、省亲者、奔丧者与伴行者，就其本身来讲，虽然不是流人，但毕竟与东北流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还曾亲身到过东北，其事迹是东北流人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这部分人的事迹，本书也摘其要者而述之。

(五) 本书记时之年、月、日，均采用农历。于某些年后，标注公历，即公元某年。

六

近十余年来，在本书搜集资料，考察与写作过程中，除了谢老之外，还曾得到过许多专家、学者、友人与单位的帮助。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崔建英、南京图书馆官爱东、上海图书馆王翠兰、吴江县图书馆吴中荣与金明远、东北师大图书馆刘奉文、哈尔滨师大图书馆赵克与崔世勋、黑龙江省图书馆梁信义、哈尔滨市图书馆陈爱燕、黑龙江省社科院图书馆张瑞玲，吉林省社科院梁志忠、浙江大学朱则杰、黑龙江省社科院许子荣与张凤鸣。同时，清初著名流人张缙彦之后裔张善良曾提供《张氏族谱》，安徽天长县徐传林曾提供流人程焜之狱中诗集，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张兴平为本书绘制了地图。本书之出版，还曾得到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李延沛、马月乔、龚江红同志及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有关领导之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尤其是我国著名学者罗继祖教授，年事已高，且又患病，但却俯赐序言，使我不胜荣幸，又不胜感谢！还有，当拙著《边塞诗人吴兆骞》出版之际，钱仲联教授在百忙中撰写评语，使我此后的科研工作，充满了信心、勇气与力量，也使我终生难忘！

特别是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科研处，为促成本书出版，给予了更大帮助，也致以深切谢意！

此外，在这项拓荒的工作中，由于作者缺乏经验，加上水平

所限，本书不足甚至错误之处，定然在所不免，深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最后，让我借本书出版之机会，向生前曾经答应赐序，而又已仙逝了的谢国楨先生，表示深切的悼念！正是：

地下那能偿旧序，人间何处乞新词？

作者于1989年8月20日

目 录

序	罗继祖
前 言	1

第一编 明代与明代之前的东北流人

第一章 东北开发史是东北土著与客籍各族人民的共同 开发史	3
第二章 西汉时代的东北流人	5
第三章 三国时代的东北流人	7
第四章 北魏时代的东北流人	10
第五章 辽代的东北流人	12
第一节 契丹的兴起及徙民实边	12
第二节 第一个亡国之君向东北的流徙	15
第六章 金代的东北流人	18
第一节 金朝的建立与灭辽、灭宋	18
第二节 金代东北流人之概况	19
第三节 饮恨塞外的徽、钦二帝(附天祚帝)	23
第四节 伪齐皇帝刘豫的流徙	36
第五节 “忠义之声闻于天下”的使臣洪皓与张邵	38
第六节 党争的牺牲品王仲通	45
第七章 元代的东北流人	47
第一节 元朝的建立及其对东北的经营	47
第二节 遣成东北明文规定的首次出现及元代东北流人的 概况	48

第三节	陈韶孙与李谦亨	53
第八章	明代的东北流人	56
第一节	明代对东北的经营及其遣戍制度	56
第二节	明代东北流人的来源与概况	61
第三节	阿什哈达摩崖碑及其勒石者刘清	70
第四节	“大礼议”案及其余波中的遣戍者	75
第五节	其他几位流人	82

第二编 有清一代的东北流人

第一章	清初统治者对东北的统一与经营	87
第二章	清代东北流人的概况与特点	90
第一节	清代的遣戍制度	90
第二节	清代东北流人数量之众	93
第三节	清代东北流人戍所之广	95
第四节	清代东北流人遣戍之原因	99
第五节	清代东北流人史的分期	101
第三章	明清战争时期(1618~1644)	104
第一节	清代第一批东北流人	104
第二节	清代第一批东北流人中的第一人——张春	109
第四章	辽东再建时期(1644~1668)	111
第一节	辽东之再建与东北流人之概况	111
第二节	东北流人之案例分类	117
第三节	函可、“冰天诗社”及有关诸人	125
第四节	北闾科场案及孙暘等人的遣戍	132
第五节	南闾科场案及桐城方氏的第一次流徙塞外	139
第六节	“一代奇才千秋恨” ——吴兆骞之遣戍	147
第七节	河南闾科场案及黄钊、丁澎之遣戍	157
第八节	张缙彦与“七子之会”	160

第九节	浙东通海案与祁班孙、李兼汝·····	164
第十节	“万里冰霜出塞行”	
	——杨越、杨宾父子之出塞·····	169
第五章	中俄战争时期(1669~1689)·····	175
第一节	东北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化及流人概况·····	175
第二节	张賁与陈志纪·····	183
第三节	“三藩之乱”与陈梦雷、李棠之遣戍·····	185
第四节	蔡毓荣远戍与何世澄从行·····	191
第六章	边防建设时期(1690~1735)·····	194
第一节	边防建设之加强与流人之概况·····	194
第二节	戴梓与戴亨·····	201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七年朱三太子案及李方远等百余人的远戍·····	204
第四节	《南山集》案及桐城方氏的再次遣戍·····	206
第五节	“穷老投荒尽室迁”	
	——杨瑄父子及顾永年、卫尔锡、傅作樾·····	212
第六节	雍正年间三大文字狱案·····	220
第七节	几位以“孝义”著称之人·····	224
第七章	部分停遣时期(1736~1820)·····	232
第一节	遣戍制度之修正与流人概况·····	232
第二节	甘肃冒赈案遣戍诸人·····	239
第三节	刘凤浩与程焜之遣戍·····	242
第四节	其他几位流人·····	247
第八章	基本停遣时期(1821~1911)·····	252
第一节	遣戍政策的反复多变及流人的概况·····	252
第二节	英和父子·····	258
第三节	“龙江万里，尚不负此行也”	
	——天津教案及张光藻之遣戍·····	261
第四节	其他几位流人·····	264

第九章 清代流人史小结 267

第三编 东北流人的处境、抗争及历史作用

第一章 东北流人的悲惨处境与反抗斗争 271

第一节 流人的悲惨处境 271

第二节 流人的反抗斗争 278

第二章 东北流人的贡献与历史作用 287

第一节 金代流人的作用 287

第二节 明代流人的作用 290

第三节 清代流人的作用 292

结束语 306

附录 308

东北流人大事纪 308

东北历代流人主要戍所简表 389

东北历代流人著述简表 389

清代反清农民及其亲属遭戍东北地区案例简表 395

黑龙江历代主要流人简表 400

主要引用书目 415

2-88/15

第一编

明代与明代之前的东北流人